

外星少女



李一武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午后的决斗.....	(1)
妈妈失踪了	(17)
劫持	(25)
初庄和初义生的故事	(32)
天谴	(42)
逃脱	(54)
娅妈	(60)
寻宝记	(75)
小屋里的老女人	(90)
宝图.....	(102)
危桥.....	(110)
舍利塔.....	(125)
飞船·娅妈.....	(136)
宝藏.....	(144)

选择.....	(155)
尾声.....	(170)

午后的决斗

我必须记下这个故事，赶在我昏迷，乃至死亡之前，并以此作为对桐^①以及她那一族人的纪念。或许，那个流浪的民族会在宇宙间消失，但这个故事将一代代流传下去，时间把它磨得闪闪发亮，如一张巨大的白金唱片，在人们心头遍遍播放……

——摘自薛舞日记

故事的开始就在一个月前，20世纪末的一个热得不能再热的下午。它轻松而平淡，以至于当时我无法想像，更无法相信它的未来。而一些最狂野的梦想与最大胆的猜测，就在我猝不及防的时候应验了。

那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少女——，或许有人会这样问：现在你不仍然是个刚过14岁的女孩吗？但是，在经历了那些生与死的考验后，目睹自己的生命一点点走向死亡时，我相信，我早已不再是个孩子。

① 薛舞为寄生在自己身上的外星生命所取的名字。

我早已不再是个孩子！

空气中像下了火，大叶杨树的影子缩成了一团，静静地伏在树根儿；一只被烤晕了头的知了声嘶力竭地叫着。空旷的卫运河堤上，只有我一个人，拖着一小团黑黑的影子，孤独地徘徊、等待着。

下午2点15分，约定的时间已过了一刻钟，我所等待的人仍然没有露面。

河堤下面那个硕大无朋的垃圾堆散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热烘烘的臭气，被它熏久了，我觉得自己也腥臭难闻，如一块被弃已久的抹布。那条闻名遐迩、远在月球上都能看见的人类创造的奇迹——大运河就在垃圾下面不远的地方，蓝绿的河水一动不动地躺着。

也许他是不敢来了。

我把书包甩上背，慢吞吞地往河堤下走。自行车就在下面不远的街上。

一个小黑点从坡脚底的公路上晃了一下，又消失在突起的一块巨石后。我的心狂跳起来，赶紧掏出小圆镜照着练习表情，把眉头皱了又皱，嘴唇抿了又抿，做出一副横眉怒目大义凛然的样子。

“黑点”绕过巨石，出现在我的视野中，越来越近，越来越大，我的心由兴奋的峰顶跌到了失望的谷底：那是一辆沉重的运货卡车，哼叽哼叽地往上爬。准是倒垃圾的，我愤愤地想着，一屁股坐在了树荫下。

垃圾！垃圾！我们这个古时的运河畔的重镇里充满了

垃圾。不久前地理老师讲到运河，问我们运河的作用，我第一个站起来说，运垃圾！结果放学后我被留了下来，罚做值日。可是我说的是事实嘛！运河在我们县境内的那一段跟臭水沟没什么两样，好多单位、个人，大概是本着“兴修水利，加固堤岸”的原则吧，把河堤当成了垃圾倾倒场。年复一年，河道越来越窄，水质越来越糟，昔日小伙伴们摸鱼捉虾的地方，如今只能作下水道来使。更可怕的是，每年洪峰经过时都是磕磕绊绊，险象环生。去年决了个小口子，虽说很快就堵上了，但那一泻千里的臭水，水退后遍布大街小巷的垃圾，终日不散的臭气，至今仍如噩梦一般停留在我记忆里。

卡车爬上堤顶，打开后盖，一大堆花花绿绿的东西倾泻而出，“嗡”的一声，苍蝇黑压压地飞起一片。堤顶上突然腾起一片乌云。

我认出这辆车是副食品公司的。公司经理的宝贝儿子王前和我一个班。大概是好东西吃得太多了，这位“公子”每次去儿童乐园坐小火车都要一个人挤三个人的位子，于是乎他得了个外号“三胖子”。

我厌恶地朝卡车吐了一口唾沫，没精打采地往下走。没走多远，卸完“货”的车从后面追了上来，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脑袋，流里流气地嚷：“嘿！小姐，带你一段吧！”

我张口来了句粗话。看到一个女孩子骂人，司机居然像听了什么国际笑话一样，狂笑着把车开走了。我懊丧地踢飞了一块小石子。

我从心底诅咒冠军，要不是这小子失约——哦，你们

千万不要误解，我约他来，是因为我想和他——决斗！

冠军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天才”。据说，他从幼儿园到小学当足了九年班长，可一上中学，不知什么原因，竟连个小组长都没混上。他一赌气，就在班里挑起大旗“单干”。或许是他的性格中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吸引人的地方吧，一年下来，他竟成了班里好多男孩的“头”。

冠军有好多“绝活”，其中之一就是给人起外号。我们的班主任贾老师，50岁出头快退休的人了，谢了顶，就把一边头发留长了，“唰唰唰”盖到了另一边。我们都清楚这是贾老师为我们鞠躬尽瘁的结果，可是冠军不饶人，叫人家“一桥飞架南北”。

历史老师额头上刻着三条深深的皱纹，冠军戏曰：三条大河波浪宽。

冠军把他的研究成果在班上“发布”后，有个女生把博士伦眼镜都笑了出来。可笑过后我们都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这样太不尊重自己的老师啦。不过，我们谁也没有向老师汇报。毕竟，“内部”问题应该内部解决，说出去可就要背上“汉奸”的“光荣”称号，在同学中抬不起头了。

小学时班里同样有这样不知道尊重别人的“英雄好汉”，老师对付他们的“法宝”是：让他们站到讲台上，全班同学每人给他取一个外号。我如法炮制，发动全班女生给冠军取外号。一节自习课过后，我收集到外号38个，经过投票，评选出最绝的一个：“冠小去”。

起因是这样的：不久前一群年轻的师范大学生到我们学校实习，幸运的是最漂亮的一个女老师给我们试讲生物

课。冠军大概是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吧，在女老师的第一堂课上，他迟到了（这是他常用的“噱头”之一）。女老师没发火，笑眯眯地问他叫什么。不知他耳朵出了什么毛病，当时就愣是没听清，想当然地以为老师问他干什么去了，就理直气壮地答道：“去小便。”

像热油锅里洒了一把盐，同学们的笑声能把屋顶掀飞，能把楼上初二年级的同学免费送到美国。有个男生居然在桌子上竖起了蜻蜓。

瞧，冠军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本来想叫他“去小便”，又觉得不太文雅——要知道，我们女生平常连“放屁”都不说的，我们只说“撒气儿”。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追着冠军喊他“冠小去”，可是他充耳不闻，就跟喊的不是他一样。其实喊人外号最大的乐趣就是看人气急败坏的样子，他无动于衷，我们也就索然无味了。

冠军越发得意起来，调转矛头，对准了我们女生，给每个人都起了个植物的名字。

杜丝丝（就是前面说的那个笑掉眼镜的女生），父母有点小钱，把孩子当宝贝来养。有句老话怎么说的？“放在手上怕风刮了，含在口里怕含化了”。她一切依仗父母，读到初中还不会自己梳头。冠军叫她“菟丝子”。我查了字典才知道，那是一种寄生植物。

王筱梅，总是羞人答答的，老师念她的作文都要脸一红往桌子上趴。冠军评曰：含羞草。

我是最惨的一个：死不了！

我们那儿把太阳花叫做“死不了”，不知你见过那种花草没有，其实这名取得还特形象。它的生命力很强，哪怕几天不浇水，它照样蓬蓬勃勃地开上一大盆；随便摘下来一小枝，往土里一插，过两天它也能生根发芽。我倒是挺喜欢它的，但是，话说回来，一个女孩子有这样的绰号，也实在难听了点，总让人想起“老不死”之类的雅号。

外号传到我耳朵里的那天，我炸了，当即给冠军写了一封挑战书，在众目睽睽之下放到了他的桌子上。他接了，看了，可是约定的时间到了，他没有来。

或许他是怕了。哼，连女孩子的挑战都不敢接，算什么男子汉大豆腐！

我的思绪被耳畔突然响起的一个奇怪的声音打断了：“水……水……我要水……”

声声呼唤纤细而柔弱，像是一个苍白、消瘦的女孩子在无助地向我伸出乞怜的手。我张皇四顾，可周围杳无人迹，太阳白花花地晒着，仿佛一切都被它烤化了、蒸发了。

我使劲摇了摇头，声音消失了。也许不过是幻觉。

自行车就停在前面不远的一棵树下。我开车锁时，手被晒了很久的车座烫了一下。

这时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给我一点水吧……只要一点……”

它使我觉得自己宛若身置沙漠之中，沙丘一直绵延到远远的天边，仙人掌在疯狂地生长，在巨大的沙丘的阴影下，一个女孩缓缓向我爬来，焦渴的嘴唇翕动着，发出微

弱的乞求。我堵住了耳朵，可它仍然在响：“一点水……我不行了……”

原来它来自我的内心！

可是我并不觉得渴呀？

一阵带点凉气的风吹了过来，我眯起眼睛看天，太阳还是毒得不能再毒，可西北方的天空上隐隐出现了一丝黑云。我急匆匆地跨上车，准备回家。七月的天是孩子脸，说变就变，或许一场大雨就在孕育之中。

那个声音再次响起，颤抖，透着绝望。不要去理它，这不过是幻觉！我告诫自己。风稍大了一些，道旁的柳枝也有了些微微的摆动。我似乎能感觉到空气中饱含着水汽，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凝结成雨，倾盆而下。我一刻不停地骑着，路越来越窄，越来越崎岖。丛生的荆棘总喜欢爬到路中央，调皮的石子总是从我车轮下蹦起。偶尔，两只蚂蚱被惊动，扑棱棱飞起，又落到不远的草丛中歇息。

怪事，来时路上不是这样的呀！难道这些草是被施了魔法，在瞬间从地底摇摇摆摆地长出？

我抬起头，惊异地发现，我并没有走在回家的路上，而是顺着另一条小道骑上了堤顶。

“右边……右边……有水……”

又是那个声音！它在指挥我！难道有一个奇异的精灵仁进了我的大脑，向我呼救，甚至控制我，让我寻找水源？

太阳仍明晃晃地照在我身上，可我觉得自己如只身站在了冰原中，寒意从脚底升起，一点点浸透我。

顺着小路向右移去，我的鼻子似乎变得异常灵敏，捕

捉到了空气中游动的一丝一丝的水的气息。紧接着，“嘀嗒嘀嗒”的声音传到了我的耳朵里，这意味着，前面应该有一个漏水的水管！

又转过一个弯，小路细成一串被人踩久了的脚印，隐藏在杂生的树丛和荆棘中。坡度极陡，几乎成了90度。我把车锁好，往草丛中一丢，抓住突起的石块往上爬。野草在我脚下呻吟，绿色的汁液浸透了我的裤脚；沙粒扑簌簌顺着斜坡下滑。我真的担心——担心自己一脚踩空，像沙粒一样滚下。然而，10分钟以后，我已经安然无恙地出现在堤顶上，一座低矮的小屋后。

窗子大开着，不知怎的它对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诱惑，我想也没想就翻了进去——尽管我可以用团徽保证，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类“私人民宅”的事。

在一刹那间，我觉得自己是童话中迷路的孩子，误入森林里巫婆的住宅。

从明亮的阳光下进入阴暗的小屋，我的眼睛一时没有适应过来，只觉得黑暗中似有无数只蝙蝠扇动翅膀，扇起霉气、阴气，团团将我围裹。过了一会儿，家具、物品逐渐从黑暗中浮出，映入我的眼帘。墙角的蛛网、桌上的灰尘，一切都证实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这里很久没有人住了；而匆忙间撞翻的凳子，灰尘上留下的几个手印，东一本西一本丢在地上的书，又像是在宣称：这里刚刚遭过一次洗劫。

而在这杂乱、没有生气的一堆东西中间，却有一只鸟儿，一只画眉，在精致的竹笼中狂乱地跳着、叫着，声音

如金属的撞击。

我的腿肚子有些发软：我到这里来过，窗台上留下了我的指纹，没有人能证明偷东西的不是我。

我想逃，可两脚却不听我的指挥，走向门口，一口半埋于地下的水缸。水缸的外沿上凝满了水珠，不时有几颗小的汇成大的一颗，一路蜿蜒着爬下来，落到地上，发出“噗”的一声。

我把缸盖移开，半缸清水露在我面前。闻一闻，还没有异味。

水面上浮着一个用半只葫芦做的水瓢。我舀了一瓢水，正要送到嘴边，一个意外打乱了我的计划。

门口钻进来的阳光里忽然闪出一个人影，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门外炸出一声呼喝：

“‘死不了’来了！”

我抛下水瓢，冲出门外，只见一个矮矮胖胖的人影突然从一丛树后窜出，连滚带爬地跑向堤下。

是三胖子！

那么附近一定会有冠军，因为三胖子是冠军的“死党”。他这个人唯一的个性就是没有个性，如果你对他说太阳上结苹果，他一定告诉你他家吃的全是太阳上进口的；如果你说林黛玉是宇航员，他一定附和说昨天刚从电视上看了她的登月体会。只不过三胖子考试时又太讲究“个性”了，没有一次答题同老师讲的一样，成绩单也就总是“大红灯笼高高挂”。自从冠军同他签了一个考试时“集团作战”的协议后，三胖子就忠实地代替了冠军影子的位置，甘心当

他的小兵。

我忘记了呼唤我的声音，拿出百米赛跑的速度追赶三胖子。

卫运河到了这一段河床变宽，河堤离河道还有一千多米的距离，中间隔着密密的一片柳树林。我三步两步赶上三胖子，推了他一把，他立足不稳，摔了一跤，“唉呀、唉呀”的声音直到我跑进柳树林还清晰可闻。

柳树枝噼里啪啦抽打着我的脸；一只鸣蝉被惊飞，发出“吱——”的一声长叫；脚下的尘土扬起好高……我飞快地跑着，曾煎熬过我的声声呼救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终于，柳林渐渐稀疏，蓝绿的河水呈现在我面前。让我意想不到的：河水中有一条船，而船上坐着的正是冠军和他的一帮“死党”！

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这是第一次见到船。

不要以为有河的地方就有船，像我们那个小城，几百年前，运河全面疏浚后曾经是漕运的必经要道，航运线上的咽喉要道，曾有过“船帆如林”的动人景象。但自从清咸丰五年，黄河北徙，截断汶流，运河堵塞后，运河作为运道的作用就逐渐消失。到了现在，天灾人祸，种种原因使运河成了臭水沟，船，对于我们这个内陆小城来说，便如飞碟一样稀奇了。

冠军他们是从哪儿搞到这样一只船的呢？而且是一只相当大的船，足够八九个人乘的。

我没有多想，三步并作两步往船上赶。男孩们匆匆结束了谈天，我只听到冠军说了一句“咱们的7·23计划”。

一个男生慌张地去解缆绳，但一个死结还没打开，我已重重地落到了船上。船猛地一斜，河水荡了起来。男孩们一片惊呼，冠军指挥他们往人少的地方挪，船很快恢复了平衡。

一张纸迅速从几个男孩手中传到了冠军那儿，冠军不动声色地把它塞进了兜里。我瞟了一眼，没看清，只觉得上面画着寥寥几笔，像儿童简笔画。

“真没想到一个女孩子会这么重。”冠军自言自语说。

我气不打一处来，指着冠军的鼻子大叫：“冠军，你这个小人！”

“你比我大？”他反问。

“订好的时间，你为什么不去？”

旁边有人起哄：“是约会吧！”

我找到说话的人，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直盯得他心虚，把头低下去。冠军也白了他一眼，随即答道：“我1点45就来了。”

“那怎么现在才见你的人影？”

“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需要我去做。”

“‘更重要的事’！我还真想不出来有什么比守时维护一个人的信誉更重要！——到底什么事，要不要我替你说出来？”

我盯着冠军，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实际上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三胖子连滚带爬地从柳林中钻出来，脸上、身上满是灰尘、树叶。他带着哭腔嚷：“把我

拉上去！”

冠军不耐烦地说：“你再站一会儿岗。”

我沉着地说出了我的猜想，不过，说得义正辞严，就跟我亲眼看到一样。

“你们来到大堤上后，见时间还早，就在堤上转了转，一不小心，就转到了一间主人不在的小屋里；再一不小心，就顺手‘牵’了点东西回来……”

“你怎么知道？”有个小男孩沉不住气了。还有一个更傻，带着哭腔央求：“死不……哦，薛舞，都是好同学，你千万别告诉老师。”

嘿，简直是不打自招！

冠军却出人意料地笑了，说：“空口无凭，你拿证据来！”

我早料到他会问这个问题，变戏法般从他头上扯下一根蛛丝，顶端还吊着一只张牙舞爪的蜘蛛。

“这就是证据。你从小屋里粘出来的。我相信，如果公安局的来查，那里面一定有你们的指纹。”

冠军阴沉沉地盯了我一会儿，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们进去时，屋里就这么乱，我们——我们什么都没拿。”

“鬼才信你们的鬼话呢！”

“你到底想怎么样？”冠军咬着牙问我，那姿态不知是从哪部香港电影中的黑帮老大那儿学来的。“我把底儿都透给你了，你到底想怎么办？”

“想和你决斗。”我说。

“什么条件？”

“你赢了，我保证不把这事说出去，‘死不了’的外号

随你叫；你输了，从此就不许再叫我外号，而且……”我有意顿了顿。

“而且什么？”

“让我参加你们的7·23计划。”

这是我灵机一动的想法。

男生们松了一口气，有的几乎要跳了起来。冠军同他们交换了一个会心的眼神，问：“什么方式。”

“你答应了？”我追问。

冠军点点头。

“那就……”

那个可恶的声音再一次捉弄了我。我敢发誓当时我想说一个诸如“掰手腕”之类的方式，可是，“水……水……”，一次又一次的呼唤扰乱了我的思绪，我不假思索地说：“比赛喝水！”

话一出口我就惊奇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那些男生都要笑疯了，冠军忍着堆在眼角、嘴边的笑意说：“君子一言！”

“快马一鞭。”我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哼。

三胖子在岸上摇晃着几张“大团结”，“我去买饮料。”他说。

“不，水……我要水……”又是那个声音！

我无可奈何地顺从了它：“我不要饮料，给我点自来水就行。”

“你会生病的。”冠军假惺惺地做出一副“关心”的姿态。

“喝生水有助于提高人体的抵抗能力。”我冷冰冰地拒

三胖子跑上去找水了，不一会儿10瓶雪碧和10瓶冷水就摆到了我和冠军的面前。

“你们猜，我怎么搞到10瓶水的？”三胖子表功一般说，“我买了20瓶雪碧，倒了10瓶，灌进冷水。”

“浪费！”冠军轻蔑地说。

“你可以只倒一瓶，我喝光一瓶，你去灌满一瓶。”我提议。

“我会累死的。”三胖子惨叫。

“反正你也要减肥。”我说。

冠军咬开一瓶汽水，刚要喝，又停了下来，望着我手中的水瓶。“生病了我可不负责。”

“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我不耐烦地说，一扬头，把水灌进了喉咙。

冰凉的水顺着我的喉管往下流，随即，便不知了去向，仿佛我的身体是一片干渴的沙漠，雨滴落在上面，马上被吸得无影无踪。

一瓶水很快干了。喉咙里像是有无数饥渴的小手，晃动着，渴求着：“我要！还要！”

我把空瓶子扔地上，干了第二瓶。

一眨眼的工夫，我面前摆了五个空瓶，冠军面前是四个。他的脸色已有些发白，肚子明显地突起，晃动时，发出了轻微的“咣当咣当”的声音。

我开始喝第六瓶。我的胃没有一丝饱胀的感觉，我没有精力去想那些水究竟到了哪里，盘踞在我脑海中的只有一个想法：水、水、水！